

箕子湖畔的芦苇

■高曙光

终于下雨了，久旱的田野慢慢湿润起来，麦田已是青青的了，麦垄的土黄色渐渐加深，成为黄褐色的了。

箕子湖中的水不曾干涸，水位也不曾下降，湖畔的芦苇从残存着几许绿色，其余的就是飘在风中的苇花了，苇叶是干枯的，苇稍上的苇花是灰白色的，上面沾染了灰尘。秋风瑟瑟，雨丝斜斜，苇花在轻轻摇摆，那层灰尘黏附在上面，大概是深入了苇絮里，雨水并没有洗刷掉这些尘埃。

箕子湖现在是半月形的，距护城河最近处是隔一条煤屑路，芦苇的根在湖底的淤泥里，散乱地丛生着一片片高高低低的芦苇，这些野生的芦苇并不茁壮，纤细地瘦弱地站在水中，每一丛芦苇都有一个中心，中间几株较高，一些低矮的芦苇就簇拥在周围。野鸭在苇丛里栖息，不时会有几只雏鸭从苇丛里游出来，悠悠地在湖面上游水，它们游水的队伍是“人”字形的，一只在前，其余的分散在两旁，它们在湖面上追逐戏耍，忘我地享受着游水的快乐。

箕子读书台在西北角的湖面上，青灰色的建筑，与湖水一样的冷色调，这座八角形的读书台周围是静静的湖水，几处纱网与插在水中

的竹竿环绕着读书台，箕子读书时应该需要这样的意境，佯狂之后的他来到这里，这里是他的封地，饮食起居是毋庸顾虑的，他是被流放到这里的，逐出了都城，远离了纣王，政治在这位曾经的文相身上逐渐地褪色，就如同现在的芦苇，不再有浓郁的绿色，任由秋风纠缠肆虐，连那洁白的苇花都被风挟来的灰尘污染了。退出了朝野的箕子在这里学会了安静，学会了沉默。可朝堂上的喧嚣还在耳畔回响，三岁学会说话，三十年学不会闭口。在辅助纣王执政的时间里，箕子有着太多的见解，作为纣王的长辈，他觉得自己是可以直言的，这些逆耳的话语在纣王耳中总是那么的不舒服，奢侈地享受着的纣王怎么也不肯让这样的老头说来说去，心里就有了不快，预谋着怎样除去这些糟糕心情的制造者。箕子是明白的人，从话语中听到的是杀机，于是果断地疯了。

这样的台阶谁都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箕子全身而退，微子与比干却没有这样的韧性。在隐退的日子里，一切都不再是熙熙攘攘，少去了许多人世纷扰，谗言也不在中伤自己了，唯有冷冷清清。柳宗元对箕子颇有感情，《箕子碑》一文倾注了这位政治失意的孤独的

文学家的感情。柳宗元的那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与箕子的书台夜读倒也呼应。箕子读书台就在灰色的天空下静立在湖面上，风吃过，读书台挑檐上悬挂的铜铃叮当作响。旁边的芦苇从已经枯黄，没有人收割，这些野生的芦苇保持着野性，倔强地站在污泥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里并没有茂盛的芦苇，也没有缠绵的情侣。这里只是一种安静，茂盛的芦苇会被人收割，会被破成篾子，在巧人的手中编成席子。苇花会被拧成草鞋，出现在集市上。可是这里是偏僻的湖面，简易的煤屑路绕着箕子湖，杨树的枝条已经清空，榆树的叶子还在枝条上，只是愈来愈黄，这种树的叶子不易落，纠缠在枝头上直至雪压枝条。

沿湖堆放着不少生活垃圾，焚烧后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一场秋雨稀释了气味的浓度，地面上留下一些烧灼后的焦黑的痕迹。箕子湖的南边是城隍庙，拆了又修的庙宇常年烟雾缭绕，不少香客初一十五到此许愿进香，香火很盛。

箕子也许该是寂寞的，没有人打扰他，如野生的芦苇一样，在灰色的色调里遥想着……



文讯

霍楠因诗歌研讨会在周口举行

11月2日，我市著名诗人霍楠因诗歌研讨会在周口举行，参加研讨会的有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研讨会上，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刘成勇教授对霍楠因的写作行为进行了分析，称其诗歌有“语词狂欢中的自我疗救”的境界。

据了解，霍楠因是周口市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霍楠因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理事。她于2007年正式开始诗歌写作，多篇作品发表于《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等报刊，作品曾入选新华出版社《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2卷》、《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2卷》等合集。

(朱东一)



■李俊鹏 书法作品

秋天的美丽

■秋韵

路的两旁有两排不知名的树木，春天来到时，它像其他的花草树木一样，发出嫩嫩的绿芽，在春风的吹拂下，很快长出树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

初夏时，它会分泌出一种带油性的“油雨”，树下滴满了斑斑点点，落到衣服上很不好洗涤，所以常常躲着它走。只有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在太阳的淫威下，很无奈地，低头趁着树荫，匆匆而过，很少留意到它。

不知何时，“油雨”已不见。发现这树枝上盛开了许多碎小的黄花，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淡香，不细闻就感觉不到。伴随着这怒放的腊梅似的花朵，有许多花洋洋洒洒凋落一地，黄黄的，很是好看。在晴朗的天空照耀下，很有“碧云天、黄花地”的意境。这花朵优雅而有气质，很高贵的样子。如果清洁工人清扫不及时的话，“遍地黄花分外香”的景况就会出现，远望去非常壮观。

到了晚上，在路灯的照射下，黄花愈发显得娇艳，宛若盛装的少女，随时绽放着美丽，把树也衬得高贵无比，给人一种梦幻般美的感觉。踏着满地的黄花，发现秋已到了。

又过了些日子，树上却长出一串串小似樱桃、大似提子似的果实，它们初长成时青色，继而为粉色，再过些时日，竟成了深红，一串串挂在树上。大树拥有叶的翠绿、花的娇黄、果的深红，煞是好看。细看这果实，它是由三个椭圆形的叶片相对成三角形状，三片叶似开似合，轻松而随意地包裹着一粒粒像豌豆样的果实，微风吹过，一串串果实仿佛是一个个小灯笼，随风摇曳，状若在冰上舞蹈的美女，肆意挥洒着美丽，畅快淋漓。原来这种树的最美时节是秋天。

冬天来到时，树上的大部分叶、果都随着季节的变化逝去，只留下少许顽强的、风光不再的枯枝败叶，凄美地很有尊严地挺立着，等待着新的轮回的到来。

随笔

母亲

■程习奎

饭渣(面条或者稀饭)也就着锅铲吃下去。

母亲白天干生产队的农活，收工回家后还要做一家十来口人的饭。晚饭后，不是纺花就是做针线活，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常常干到半夜。我曾几次看见她拿着针的手，动着动着突然停在鞋底上或正要缝补的衣服上，同时头猛地向下一勾。我赶紧喊：“妈——”她“啊”了一声，重又睁开困顿的眼，强打精神继续做活。

母亲不仅孝顺，还是大度与忍让的，几近逆来顺受。青壮年时的父亲脾气十分暴躁，动辄就对儿女们及母亲大发脾气，有时甚至是拳脚相加，母亲从未反抗。我知道后，心中便充溢着揪心的疼痛与无名的怨恨。纵然这样，也丝毫没有改变她对爷奶的孝顺、对父亲的体贴和对小姑的关爱。

我上四五年级的时候，患有贫血症，食欲不振，母亲就给予我特殊照顾。所谓特殊照顾就是改善伙食——做馍时红薯面里掺点儿玉米面。这样，在吃饭上我家由原来的两个等级增加到三个等级。如果说奶奶是“一等公民”、常年吃一风兜(一种把麦麸也打成面的打面方式)好面馍的话，而我便是“二等公民”了。

我兄弟姐妹一共九个(大哥早年去世)，母亲用羸弱的身躯与父亲一同把我们一个一个一把屎一把尿地抚养成人。她用全部的精力维系着家的温暖。过度的疲劳，使她的脊背变成了一个问号。而今母亲已逾八旬，身体大不如前。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的生活起居还能够基本自理，还能够与我们有说有笑——这便是我家最美的风景了。



诗歌

秋日十题

■薛顺民

一
秋来日渐凉，明月照疏窗。
谁会登临意？风高留念长。

二
秋色染祥云，无边落木深。
清溪摇钓影，何惧寒风侵！

三
秋收万石粮，莫叹农人忙。
云绕炊烟外，家家溢酒香。

四
秋风扫木叶，大地披霓裳。
一夜东君放，与谁月下赏？

五
秋寒深树月，幽径绽金黄。
来客频相顾，但取满庭芳。

六
秋霜摧鬓雪，云过半天风。
书案乾坤大，江山笔下生。

七
秋雨潇潇下，万村灯火明。
窗前饮烈酒，闲待月东升。

八
秋种逢新雨，躬耕何惧凉。
风拂转眼绿，阅尽好风光。

九
秋度一川水，蛙鸣顿隐迹。
田园诗意满，香远牵人衣。

十
秋隐中州地，溪边日影长。
闲时观雁阵，何处有苍凉？